

## 第二故乡

(组诗)

■李静

### 在茫溪河最长这段

比拟在西子湖畔,又见断桥  
见一泓凡间的水,在等浣洗的娇娘  
现在你叫研溪湿地,我为白鹭和翠鸟  
保留梳理羽毛的自在,内心唱一首歌  
还有那截试图千年不死,万年不朽的枝节  
拔出的高度,和新绿

我终是从多年前的阴霾中小清新出来  
好好回望一下你的前身  
你也是在沼泽,淤泥,臭气,腐烂中  
经受了一场刮骨的疗愈  
重新挺起了马门溪恐龙的骨架

曾有蒲草,傍水而生,带动姓氏的香  
廊桥有梦,乔木卓尔不群,盐色愈浓烈  
在茫溪河最长这段,母亲河加了营养  
看上去,很美,喝下去,有故事

### 有村名程编

当山河都不再有小脾气  
我以怀旧者身份  
去看望那座被山水喂养的村庄

六月纷繁,我只想呈给你一些小确幸

坐在阳光深处,最慢的时光  
遇见最牛的骨头,最朴素的香  
最乡土的诗人  
最不想停筷子的农家饭  
河那边的儒公古桥不为所动  
心中装着故乡桂花场

秋天砸下果实之前  
想不想去逢着一个桔香一样的姑娘  
她行踪不定,开在枝头  
立在小院,住在水岸边

峨眉河滩涂的石头等着开花  
一场夏雨在找掉落田间的新娘  
河边的村庄,四顾流芳地  
安抚了一个异乡人的前半生

离开之前,对程编村最直接的爱  
贯穿到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汤锅,凉糕,卤鹅,红糖饼,米花糖,豆腐脑  
因为懂得,所以慷慨

其实,被喂养的  
何止村庄

### 在一座叫刘坝的村庄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与年轮一起浓密,频繁进入更年期的梦里  
顶着这朵有母亲气息的云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我像飞鸟尾巴上掉落的一粒种子  
一头栽在刘坝村的一座院子里  
栽进我生命的又一条河流

母亲的预言成真,我在刘坝内河而居  
把在城市染色的身子挤进吱呀的堂屋  
一些散落尘埃的铁锹,锄头,镰刀  
在河水里磨亮生活的颜色  
将我种成向日葵的样子  
根系不大,脸盘向阳

刘坝给了我想要的春暖花开  
在每一场穿过城市赶往乡村的花事里  
我踩过村民高低错落的脚印  
把乡愁更浓烈地铺进农家菜的碗底  
铺入通向院门的每一粒卵石  
就像铺进母亲父亲细密的皱纹里

刘坝给了我传说中的老人与海  
在峨眉河抬高水位的日子里  
我与一条叫馒头的狗,坐在高岗  
看一座村庄与湿地,与湿地边的建筑群  
越来越远地长进村民的视线里  
看七十多的刘大爷将渔船摇向更低处  
夜归,带回更小的鱼,更多的水葫芦

更多琐碎,更高风向中  
我把乡愁扶上这座村庄的田间地头  
像母亲早早地燃起炊烟  
像父亲发动他的拖拉机  
村民在夜色中归拢,再沉入岁月的河  
一些咀嚼变得很慢,一些乳牙正在成长

来自双亲的脚,蹭过故乡的河,轻轻地  
踏进峨眉河,踏进芳邻的苏稽河  
古桥遗忘了吊脚楼  
往事,和牛肉汤一样,浓稠

三月花事

若琛摄



## 春明好看花

■苏西

这个季节,花事极盛。  
大抵看花是清晨较好,如美人初妆,尚带一分慵懒,却又有一种睡足之后的清新明媚。兰花则只宜晨赏,那时的香,没烟火气,呼吸间似有岩石水滴的清涼。水仙也是,早上香得飘渺些,越往后越浓郁,反不妙了。

也有宜正午的,像山茶、菜花、李花,定要灿烂阳光下,方更显出艳色来。莫奇怪李花纯白为何也说艳,亮丽日光下才更惊人眼目呢,这真是“淡极始知花更艳”了。

同样是白色,梨花就不宜在日头下看。因这花没李花那样的活泼野气,虽也结果子,开出花来却自带一种凄婉之态。就好像比春闺寂寞的少妇,受不住太过明丽的妆扮。此花宜雨

天,又宜月下,一种风情是梨花带雨,一怀愁绪是庭院深深,古人早发觉了,故此道“雨打梨花深闭门”,又道是“梨花院落溶溶月”。

还有一种宜于落雨时看的清涼。水仙也是,早上香得飘渺些,越往后越浓郁,反不妙了。

但并非非只白色的花才合雨天,杏花极娇艳,却正好给雨水洗尽铅华,添一丝清爽气。“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真好搭配。又此花只宜水边,唯有一江春水,才压得住那一树娇红。想象中若画幅游春花来却自带一种凄婉之态。就好像比春闺寂寞的少妇,受不住太过明丽的妆扮。此花宜雨

樱花宜黄昏,苍茫暮色,那娇柔淡粉根本耐不住如许凄凉,无风自落,怅惘得叫人欲歌欲哭。要再起些风,更是漫天红粉,零落芳尘,如怨如慕。此花如迟暮歌伎,断不宜艳阳,否则反见憔悴,全失韵致;更不宜雨天,那样细脆弱花瓣,又偏生是那样粉嫩颜色,如何经得摧折?香魂委地,陷于泥淖,徒见风尘腌臢,情何以堪。

蔷薇宜静看。花架下悄悄立着,等蜂来,等蝶驻,等轻风将细香送来鼻端,时有时无的一阵甜蜜。

桃花宜行看。漫步其间,如入云彩。最好的又是在船上,乘小舟,逐绿波,于桃花水上看桃花堤岸,想那桃花门户,可有掩映桃花人面?

海棠宜卧看。夜阑秉烛,是

苏先生起的坏头,叫花与看花人,皆不得睡。春睡未足,花共人倦,何妨相伴高卧,红巾翠袖,枕藉同眠。

牡丹宜醉看。金樽美酒,对饮终朝。晴日可,雨亦可;且则清露晨流,夕则杯中晚照。旦夕之间,流光尽矣。可独看,可众乐;对花弹琴,风来则花舞霓裳;为花写照,云破则花弄月影。坐看行观卧对,凝视或远望,总也不够。提灯负手,良宵解语;马蹄一日,相思经年。守候与路过,一样销魂。唉,唯牡丹可称国士,遂令世有探花;又可配美人,是以贵妃妆髻;复可为逸客,故曾被贬西园;却误作富贵,笑入俗笔庸诗。唯有此花,可令人生,可叫人死。可生者《牡丹亭》,可死者则如裴度。洛邑春明否?今年不负花。

## 听一只鸟歌唱

■谢红萍

自记事起,我一直喜欢听鸟鸣。春日迟迟,近来常有小鸟窗下流连。每每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将它惊飞;但我多么想打开窗户——万一是把我当成树一样可以依靠的对象呢?这样一想,便觉得自己责任重大。踌躇之间,窗外小鸟已经飞走,不由怅然。

前几日读《拾遗记》,里面说:“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青鸱,其声若钟磬笙竽也。”《世语》注释说:“青鸱鸣,时太平。”我忽然明白自己为何如此热爱鸟啼——原来我不知不觉已在悠悠鸟啼里度过多少幸福太平的岁月!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激——感激天地赐予的一切,感激父母母亲赐予的生命,感激他们让我耳聪目明,可以领略到一切美好。自古以来,鸟似乎一直是人

类企慕的对象——因为它的自由与超脱,德高望重者总会拿鸟说法。比如面对要把天下让给自己的尧,许由就拒绝说:“鸛鹤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以此表明自己的无心功名。再后来,人类由羡慕鸟慢慢变成渴望变成鸟,特别是走投无路时。比如《后赤壁赋》里的苏东坡,因为贬谪黄州,无比苦闷,他总渴望羽化成仙,甚至连做梦都梦见那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像道士一样的鸟来度化自己。又如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位金丝雀王子,当他爱上那个被后母囚禁在森林的公主,女巫也跑出来帮忙,送原来我不知不觉已在悠悠鸟啼里度过多少幸福太平的岁月!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激——感激天地赐予的一切,感激父母母亲赐予的生命,感激他们让我耳聪目明,可以领略到一切美好。自古以来,鸟似乎一直是人

类企慕的对象——因为它的自由与超脱,德高望重者总会拿鸟说法。比如面对要把天下让给自己的尧,许由就拒绝说:“鸛鹤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以此表明自己的无心功名。再后来,人类由羡慕鸟慢慢变成渴望变成鸟,特别是走投无路时。比如《后赤壁赋》里的苏东坡,因为贬谪黄州,无比苦闷,他总渴望羽化成仙,甚至连做梦都梦见那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像道士一样的鸟来度化自己。又如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位金丝雀王子,当他爱上那个被后母囚禁在森林的公主,女巫也跑出来帮忙,送原来我不知不觉已在悠悠鸟啼里度过多少幸福太平的岁月!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激——感激天地赐予的一切,感激父母母亲赐予的生命,感激他们让我耳聪目明,可以领略到一切美好。自古以来,鸟似乎一直是人

类企慕的对象——因为它的自由与超脱,德高望重者总会拿鸟说法。比如面对要把天下让给自己的尧,许由就拒绝说:“鸛鹤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以此表明自己的无心功名。再后来,人类由羡慕鸟慢慢变成渴望变成鸟,特别是走投无路时。比如《后赤壁赋》里的苏东坡,因为贬谪黄州,无比苦闷,他总渴望羽化成仙,甚至连做梦都梦见那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像道士一样的鸟来度化自己。又如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位金丝雀王子,当他爱上那个被后母囚禁在森林的公主,女巫也跑出来帮忙,送原来我不知不觉已在悠悠鸟啼里度过多少幸福太平的岁月!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激——感激天地赐予的一切,感激父母母亲赐予的生命,感激他们让我耳聪目明,可以领略到一切美好。自古以来,鸟似乎一直是人

类企慕的对象——因为它的自由与超脱,德高望重者总会拿鸟说法。比如面对要把天下让给自己的尧,许由就拒绝说:“鸛鹤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以此表明自己的无心功名。再后来,人类由羡慕鸟慢慢变成渴望变成鸟,特别是走投无路时。比如《后赤壁赋》里的苏东坡,因为贬谪黄州,无比苦闷,他总渴望羽化成仙,甚至连做梦都梦见那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像道士一样的鸟来度化自己。又如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位金丝雀王子,当他爱上那个被后母囚禁在森林的公主,女巫也跑出来帮忙,送原来我不知不觉已在悠悠鸟啼里度过多少幸福太平的岁月!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感激——感激天地赐予的一切,感激父母母亲赐予的生命,感激他们让我耳聪目明,可以领略到一切美好。自古以来,鸟似乎一直是人

## 去双泉镇看油菜花

■酸枣小孩

去双泉镇看油菜花。仿佛一句充满诱惑的广告语吸引着我,让我的心年年要朝那个方向往一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看油菜花成了每年踏春的新风尚。最有名的江西婺源,据说人头比花头还要多。江苏的兴化是个小地方,但是据说那里的油菜花田都长在水里面,划着小船看油菜花于我来说还是陌生的体验。

我想去兴化看油菜花。我想去兴化划着小船看油菜花。可是兴化太远了。去双泉镇看油菜花便成了可以实现的人生理想。

双泉镇的油菜花长在田地,一垄一垄的,一席一席的,和我小时候在王村见到的油菜花一模一样。

王村的油菜花,我们不叫油菜花,叫油菜。在农人的眼里,油菜没有欣赏价值,只有实用价值。我们家年年要留出一块地来种油菜,油菜花开过之后结出许许多多的油菜籽,每年的油菜成熟都赶在麦收之前,割了油菜,碾出油菜籽来,拉到油坊里榨菜籽油吃。那时候菜籽油和棉籽油是家庭常用油,花生油是奢侈品。菜籽油比棉籽油好吃,棉籽油有一种棉青气,是我不喜欢的。

菜籽油油色也漂亮,深沉的金黄色,给人一种富足感。亮闪闪的油花漂在菜汤里,看上去就让人心里满意。

油菜种在地里就叫油菜地。我们家的油菜地年年固定在一个地方,于是那块地于我们来说便有了一个特定的名字。

油菜地遍地金黄灿烂的时候,大人孩子从地边路过,或者远远地看着,都是满心的欢喜。油菜花开得这么好,预示着今年油菜籽的丰收,家里吃油不发愁了,大人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孩子呢?小孩子想的是,油菜花开得这么好,过几天上面趴着的黑斑蟊一定比往年要多得多,逮起来多过瘾,家里的大公鸡老母鸡吃起来也多过瘾。

双泉镇的油菜花上并没有趴满黑色的圆溜溜的黑斑蟊。或者是我去得太早了,正午的太阳光下,怎么会有斑蟊出现呢?它们只是傍晚时分的天外来客。或者是双泉镇的油菜花田里从来就没有过被叫做“斑蟊”的奇妙昆虫,它只是王村的特有产物。

双泉镇的油菜花田里飞翔着许多只体形娇小的蜜蜂,还有寥寥几只白色小蝴蝶。它们穿梭在花丛和游人之间,一点都不胆怯。可是我站在这一大片异乡的油菜花地里,心里却突然怀念起王村的油菜花地来了。

王村再也没有油菜花地了。去看双泉镇的油菜花要穿过双泉镇,双泉镇有最出色的豆腐皮,那天我有没有吃到呢?已经不记得了。双泉镇有非常著名的双泉庵,马陵道,鬼谷子的隐居讲学地,我也没有去看。许多人租车,急急匆匆,都只是直奔了那野外的油菜花去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直观的景点要比隐性的景点有趣多了。他们像蜂蝶一样,也喜欢在鲜艳的花丛间流连。

他们有没有去双泉庵呢?我没有问。于我,去一个地方,总是要留一些遗憾的。留一些遗憾,其实也是好的,仿佛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了以后再愿意去往那个地方——虽然以后也未必真的再去。

时令过了清明节,太阳光已经很热了。我坐在地垄上,目光穿过油菜花地,穿过嗡嗡飞舞缭绕在花朵上的蜜蜂,穿过近处的一排排细高的杨树,看到极远处的山峦。山太远了,这样晴好的天气里,远眺过去依然是隐隐约约的——平林漠漠烟如织,春山一带伤心碧。我改了李太白的诗句,似乎也可以应景。

回去的途中,邂逅一处梨树林,林子不大,梨花却正开得繁茂,下午阳光下,白花花的一片,耀人眼目。停车,进到梨树林里徘徊了好一阵子。后来回想起来,脑海里也是一片白。

梨花白似雪。小时候不常见梨花,苹果花倒是见过。有一次骑车从大榆林过,一处院墙里,一棵苹果花开得恰到好处。苹果花的白醒目却不刺眼,那是一种疏淡冲和的白。

油菜花太世俗,梨花又太出世。唯有苹果花介于二者之间,不离不弃,不远不近。想起多年前的苹果花,心里陡地冒出来一个词:小清欢。

今夕亦何幸,重复接清欢。清欢,也是一种人生至境。